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

——表现、原因及影响

周 顺

【摘 要】代际差异与矛盾已经构成21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中的主要裂痕之一。代际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政党偏好差异与公共政策偏好差异。社会保障与社会正义领域的代际矛盾也呈现出美国独有的“交叉性”特征。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既预示着冲突与分裂,也预示着新力量的生成与新变化的发生。代际矛盾或将进一步阻断青年世代的“美国梦”。代际更替或将深刻改变美国未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美国对华认知的代际差异或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关键词】美国政治;代际政治;青年世代;老年世代;差异矛盾

【作者简介】周顺,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美国研究》(京),2024.3.137~16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自2019年起,“得了吧,婴儿潮老前辈!”(OK Boomer)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模因,^①开始席卷美国青年世代。这一用于嘲讽与反驳老年世代的“网络热梗”不仅充斥在短视频、电子游戏和流行音乐中,还作为标语广泛印制在学生的毕业服饰、床单甚至冰箱贴、贺卡、贴纸、水瓶上。对青年人而言,该模因的流行是对2016年“婴儿潮世代”公开批评青年人是“雪花世代”(Snowflake Generation)^②的一次成功回击。

公开的代际揶揄是美国代际差异和矛盾的真实体现。代际矛盾甚至已经构成21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裂痕之一:美国人口结构较为年轻,但“老人统治”现象愈发鲜明;少数族裔青年人亟须政策支持以更好地抚养儿童,而“白人老年人”正极力争取资源以弥补医疗保险与养老金的不足;吸引摇摆州的“Z世代首投族”^③是民主党赢得选举的关键,而确保老年人稳定的高投票率则是共和党的“杀手锏”。2021年,“千禧一代”与“Z世代”人口数量超过“婴儿潮世代”,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两大世代。在

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千禧一代”与“Z世代”预计将占到选民总人数的四成左右。本文基于美国政府部门文件、智库报告、数据库及民意调查机构数据等资料,探讨美国政治中代际差异与矛盾的内涵、表现与原因,分析代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旨在通过代际差异视角进一步认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为应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一、当前美国各世代概况及代际差异的内涵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从未像今天这样鲜明。无论在意识形态和党派倾向上,还是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上,不同年龄群体已经成为考察当代美国人政治态度与行为差异的最重要参数之一。

(一)当前美国各世代概况

综合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及2023年全球统计数据库(Statista)的最新数据来看,目前活跃于政治领域的主要有五大世代(见下页表1)。

从美国各世代人口结构来看,“千禧一代”与“Z世代”是族裔最多多样化的世代。白人人口持续老龄

化与少数族裔青年人口迅速扩大的态势,将改写美国人口分布的政治地理现状,进而影响未来美国的“选举地图”。这一人口学意义上的代际更替为青年世代与老年世代可能展开的经济资源及政策资源竞争奠定了基本框架。从家庭与婚姻关系来看,年轻世代的结婚率最低,单亲家庭比例最高。各世代23~38岁年轻人结婚的比例分别为:“千禧一代”44%;“X世代”53%;“婴儿潮世代”61%;“沉默一代”81%。^④在身为人母的“千禧一代”女性中,单亲妈妈占比为64%。1/3的“Z世代”成长于单亲家庭,他们对婚姻的兴趣很低。^⑤从宗教信仰状况来看,美国的信众规模急剧萎缩。各世代不信教的比例分别为:“Z世代”34%;“千禧一代”29%;“X世代”25%;“婴儿潮世代”18%;“沉默一代”9%。^⑥从经济及教育状况来看,“千禧一代”与“Z世代”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批生活境遇不及父母的青年人,也是因助学贷款和房贷等经济因素而不得不选择与父母同住的第一批人。“Z世代”的大学入学率超过65%,为各世代中最高,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其失业率亦为各世代中最高,达到27%。^⑦此外,“Z世代”与“千禧一代”在关键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上立场高度相近。他们比老一代人更相信政府的作用,更关注种族平等、气候变化、医疗保险改革等问题。

(二)美国政治中代际差异的内涵

从历史来看,美国各世代的政治观念并不一定存在重大差别。家庭、学校等传统媒介使政治观念

的代际传递显得自然而隐秘。然而,密歇根大学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数据库(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与皮尤研究中心的记录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代际政治倾向差异愈加明显。^⑧在2008年至今的4个选举周期中,代际差异已影响到历次选举结果,且其影响力还在继续加大。代际差异的政治后果已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一般可以借助三种社会理论来理解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一是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的“社会代”理论。在共通的生活经验与世代事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沉默一代”;“9·11”事件之于“千禧一代”^⑨)的塑造下,各世代形成较明显的代际政治认同和代际政治意识,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行为倾向。二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提出的“代沟”理论,即美国年轻人轻视长辈教导的价值规范,重视与同龄人之间的经验交流。这一“互象征文化传承模式”导致青年世代与老年世代间的政治价值断裂,引发了代际冲突和对立。三是美国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即从个人生命历程(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公共生命历程(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变迁)相交互的视角,来理解美国代际群体的特性及差异。^⑩

然而,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研究并非一门“硬科学”,与之相关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研究者认

表1 美国各世代人口概况(2023)

世代	出生时段	年龄	人口比重	人口数(万)	世代人口数排名
Z世代	1997~2012	12~27	20.88%	6958	2
千禧一代(Y世代)	1981~1996	28~43	21.67%	7224	1
X世代	1965~1980	44~59	19.61%	6537	4
婴儿潮世代	1946~1964	60~78	20.58%	6859	3
沉默一代	1928~1945	79~96	5.49%	1829	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及2023年全球统计数据库数据自制,参见U.S. Census Bureau, "Census Bureau Releases New 2020 Census Data on Age, Sex, Race, Hispanic Origin, Households and Housing," May 25,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23/2020-census-demographic-profile-and-dhc.html>, 2023.9.2;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U.S. Population by Generation 2022," August 29,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797321/us-population-by-generation/>, 2023.9.2。

为,年龄、时期、队列(Cohort)因素对于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均产生影响。年龄效应(也称生命周期效应)显示,政治参与率与投票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2016年民主党初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青年支持率(73%)远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青年支持率(26%),却最终无法获得提名,原因是年轻人参加初选投票率的可能性仅为老年人的1/4。^⑩时期效应则是指某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或技术环境对所有人的共同作用及影响。例如“9·11”事件激起了全体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但影响并不持久,美国人很快又陷入党派纷争之中。这种爱国主义情感的流失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队列效应(也称世代效应)是指同一年龄段群体因经历共同的历史社会事件(尤其在青年时期)而形成较相近的心理特质或政治倾向。2020年总统大选中,“Z世代”创下青年“首投族”投票率新高。这让研究者相信,代际差异研究与投票率研究类似,是年龄、时期、队列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世代的政治倾向体现了特定代际的集体记忆与世代习惯。它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也是政治迭代的根本动力之一。

二、当前美国政治中代际差异的表现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主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政党偏好差异和公共政策偏好差异。就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当前的青年世代更推崇进步主义思想,左倾势头明显,其经济保守、文化自由的立场可部分理解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描述的后物质主义时期代际价值观转变及文化进化论的直接结果。^⑪就政党偏好而言,坚定拥护民主党是“千禧一代”与“Z世代”独有的代际新现象,极高的投票率与极低的党派归属感的奇妙组合彰显了这一新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就公共政策而言,青年世代在经济政策上更偏好大政府,在社会政策上更具包容性,在外交政策上更倾向于战略收缩与合作。

(一)意识形态差异

美国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混搭”风格。自由

派表现出经济保守与文化自由的倾向,保守派则表现出经济自由与文化保守的倾向。^⑫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意识形态总体呈现出稳定的保守态势。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2021年美国保守派占比约为36%,温和派占比约为37%,自由派占比创下30年来新高——约为25%。年轻世代成为当今自由派的主力。其中,“Z世代”自由派占比最高(34%),较“X世代”与“婴儿潮世代”分别高出约15与13个百分点。^⑬即便在“Z世代”保守派内部,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也出现左移的趋势,持极端保守立场的“Z世代”占比仅为“婴儿潮世代”的1/3。^⑭

整体来看,当前青年世代较年长世代在意识形态上更左,更倾向于进步主义立场。他们强调劳动者权益与社会正义,拥护社会改革与大政府,关注环境问题。然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鲜明的代际差异并非美国的常态。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青年世代同样支持主张经济自由的共和党,支持小政府管理社会、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倾向于文化保守的意识形态,反对堕胎,与老年世代差异不大。例如,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61%的18~24岁的年轻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他们对这位73岁“史上最老总统”(也是反堕胎立场最坚定的总统)的支持力度超过老年世代,成为影响里根大选连任的关键人群。在1948~2004年的15次总统选举中,30岁以下的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仅高出全体选民3个百分点。^⑮其次,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代际逆转”加剧了意识形态变化的复杂性。在“沉默一代”与“婴儿潮世代”中,大多数自由派支持种族主义言论的自由表达权;但在“千禧一代”与“Z世代”中,自由派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度大幅降低。40%的青年世代支持政府采取措施,阻止人们发表所谓攻击性言论,而持相同观点的“X世代”占比只有27%。研究者发现,当前,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对言论自由的支持度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更低;自由派青年对言论自由的支持度比保守派更低。^⑯

(二)政党偏好的差异

政党偏好的代际差异与意识形态的代际差异相

近。青年世代更偏好民主党。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数据库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千禧一代”参与投票选举之前,各世代的政党偏好并未出现明显差异。“千禧一代”打破了这一平衡。在2004年至今的5次总统大选中,该世代坚定地拥护民主党。在2008年的大选中,其民主党支持率高达66%。尽管随着年龄增长,“千禧一代”趋向保守(在2020年大选中,其民主党支持率降至58%),^⑧但“Z世代”的加入使得青年世代的政党偏好与老年世代的政党偏好形成了更为鲜明且稳定的差异。在2014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选举中,民主党在18~29岁的选民中至少赢得了60%的选票。其中,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青年支持率为64%。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有记录以来,青年群体民主党偏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⑨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世代虽然比老年世代更倾向于民主党,但党派归属感却远低于老年世代。据统计,2022年“Z世代”与“千禧一代”的无党派比例高达52%,较“沉默一代”高出26个百分点。^⑩党派认同度不高的青年人却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表现突出。在这场被《时代》杂志称为“代际变革”的选举中,“Z世代”创下两项新纪录:一是“Z世代”投票率达到53%,为1971年美国《宪法》第26条修正案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以来,青年投票率最高的一次;二是“Z世代”的民主党支持率达到65%,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⑪选举结果表明,美国的青年世代正在重塑美国国内政治,但推动青年政治参与的力量并非源自对特定政党的认同或支持,而源自对反对派的愤怒和厌恶。貌似最不两极化的无党派青年,恰恰可能是最不支持民主政体的选民群体。他们更期待出现一位不受国会力量干扰的强势领导人。^⑫

(三)政策偏好的差异

1. 经济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青年世代比老年世代更倾向于支持大政府一揽子解决问题。青年世代更喜欢由政府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企业或个人。70%的“Z

世代”和64%的“千禧一代”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积极措施来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53%的“X世代”、49%的“婴儿潮世代”和39%的“沉默一代”持相同观点。^⑬在青年世代看来,大政府不仅应该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更应该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政策帮扶,尤其是在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政策方面。2023年春季哈佛大学发布的青年民意调查(Harvard Youth Poll)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年轻人对政府采取进步主义干预措施的需求急剧增大。他们支持“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以减少贫困”“政府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应该为贫困人口提供食物、住所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即便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政府也应该采取更多措施遏制气候变化”的比例,分别提高了24、23、18、21个百分点。^⑭青年世代寄希望于大政府来缩减收入不平等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与老年世代固守的“小政府”观念形成鲜明反差。

2. 社会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相比老年世代,美国青年世代对少数群体更加包容,更强调个人的身体权与安全空间。在种族议题上,青年世代更加强调黑人受到的社会不公正待遇。这方面的世代差异在共和党内部体现得尤为明显:43%的“Z世代”、30%的“千禧一代”共和党人认为黑人遭受社会歧视,只有23%的“X世代”、20%的“婴儿潮世代”与“沉默一代”共和党人持相同观点。在跨性别议题上,59%的“Z世代”、50%的“千禧一代”认为个人性别信息不仅包含“男性”“女性”,也应包含“其他”选项,而老年世代持相同观点的比例不足40%。35%的“Z世代”曾接触过以中性代词指称自己的人士(认为自己既非“男性”也非“女性”),25%的“千禧一代”、16%的“X世代”、12%的“婴儿潮世代”、7%的“沉默一代”有相同经历。在同性恋议题上的代际鸿沟最为明显。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数据库自2012年开始统计美国人对同性婚姻所持的立场。该研究发布的数据显示,“Z世代”与“千禧一代”的同性婚姻支持率比“X世代”“婴儿潮世代”“沉默一代”平均高出11、20、30

个百分点。^⑤

青年世代更强调个人的身体权。在堕胎议题上,74%的“Z世代”认为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应该合法化——高出“沉默一代”26个百分点。“千禧一代”对堕胎权利的态度与他们对待性别问题的态度反差较大。作为200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千禧一代”大多在避孕、性教育和婚前性行为等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但在堕胎问题上其立场却一度比老年世代更加保守。2016年之后,“千禧一代”对堕胎权的支持率直线飙升,与“Z世代”相当。研究者认为,这一改变可能是青年世代普遍反感特朗普政府所导致的。^⑥此外,青年世代对安全空间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在枪支问题上,“Z世代”对枪支管制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其他世代。其原因有二:一方面,“Z世代”是大规模校园枪击案受害最严重的群体;另一方面,“Z世代”支持大政府,更倾向于政府“把枪支管起来”,以获得更大的公共安全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支持控枪,“Z世代”与“千禧一代”的个人/家庭拥枪率依然高达33%与42%,确保个人安全空间位列拥枪理由之首。^⑦

3. 外交政策

当前,美国老年世代与青年世代对于国际热点、突发事件的立场差异越来越大。青年世代比老年世代更支持合作式而非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以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为例,美国的老年世代更支持以色列,而青年世代更支持巴勒斯坦。约有85%的老年人认为美国应公开支持以色列,持相同观点的青年人占比为48%;约有77%的老年人支持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反对向以色列运送军事装备的青年人占比为51%。^⑧“Z世代”与“千禧一代”对于美国政府所谓的“重大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远没有老一辈美国人那么警惕,也不像老一辈美国人那样支持积极或扩张式的外交政策。年青一代更倾向于国际合作式的外交政策。尤其在国防开支问题上,虽然2/3的共和党人支持扩大国防开支,但“千禧一代”共和党人中持该观点的只有43%;“千禧一代”的民主党人中,更多的人(占比43%)倾向

于削减国防开支,较少的人(占比28%)倾向于维持国防开支。^⑨同时,青年世代对于美国国际表现的满意度也远低于其他世代。43%的“Z世代”和31%的“千禧一代”认为“其他国家比美国更好”,持相同观点的“X世代”与“沉默一代”的占比仅为22%与13%。^⑩总体而言,美国青年世代更支持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提倡的“人人共享型外交政策”,即一种适用于所有美国人而非精英阶层的外交政策;能够更好地保障美国利益,但同样能赢得广泛盟友支持的外交政策;可以改革国际机构,但依然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外交政策。^⑪

在涉华问题上,美国青年世代对华认知的负面观感要弱于老年世代。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美国民众的对华印象发生断崖式下降。2023年,36%的“Z世代”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巨大威胁”,较“沉默一代”低25个百分点;27%的“Z世代”对中国抱有好感,高出各世代平均值12个百分点。^⑫从代际来看,美国青年世代目前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老一辈人,但据此推断“美国年轻人对华态度友好”以及“未来中美关系在青年手中会得到较大改善”,或许太过乐观。青年世代对于传统外交中韬光养晦、静观其变等政治智慧持高度不耐烦和不理解的态度。他们更希望看到政治家采取明确立场,诉诸果断行动,并要求政府对任何所谓的威胁或侵害行为做出及时、明确的回应,同时对政府行动本身的道德标准与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⑬

三、当前美国政治中代际矛盾的表现

如果经济未曾下行或者代际间贫富差距未曾增大,代际间的揶揄与差异不一定会发展成为代际矛盾,也不必然构成某种社会紧张关系甚或冲突。代际矛盾的涌现标志着美国“友好代际关系的终结”及“代际冷战”的开始。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代际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极端——极具象的(如经济)或者极抽象的(如权利)。代际矛盾往往并非孤立事件,而与生成其他美国社会矛盾的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美国问题所特有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⑭

(一) 社会保障与代际争夺

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调整,白人赡养老人的需求远高于少数族裔,而少数族裔抚养儿童的需求远甚于白人。于是,少数族裔青年(棕色阵营)与白人老年(灰色阵营)之间构成了社会保障资源争夺的格局。^⑤当前美国老年人医疗保健的支出高于儿童教育的支出,但“婴儿潮世代”与“沉默一代”白人更倾向于在医疗保健项目之外的其他公共支出上减少资金投入。^⑥鉴于政府的医疗保健偿付能力取决于未来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这种能力又与教育支出密切相关,因此在“棕色阵营”看来,“灰色阵营”所争夺的不仅是他们当下的育儿资源,也是他们未来的养老资源。随着未来更多的少数族裔青年参与投票,他们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进步主义公共政策偏好必将引起更加激烈的代际竞争。在经济衰退、社会养老保险基金(Old 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OASI)面临2033年崩盘风险^⑦的背景下,青年世代与老年世代的这场社会保障零和博弈或将成为美国代际结构性矛盾的引爆点。

(二) 权利正义与代际冲突

权利正义是青年世代的“新宗教”。在权利正义运动中,青年世代通过抨击异己者、妖魔化对手等方式完成自我认同。与权利正义相关的代际冲突主要体现在气候与生育两个方面。

气候问题是代际冲突的焦点之一。部分老年人更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气候变暖是地球自然周期的结果而非人类活动的结果,民选官员倡导气候变化是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方面的动机。年青一代则更强调气候问题的真实性,主张遵循代际正义原则,即当今世代需给未来世代留有余地,使非重叠世代之间能够履行代际义务,实现代际合作,以推进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设想的“一种世代相继的公平合作体系”。^⑧80%的“Z世代”对全球变暖感到担忧,48%的“Z世代”认为“美国应该完全以再生能源来替代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较“沉默一代”分别高出20与28个百分点。青年世代更强调采取各种必要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

化。32%的“Z世代”和28%的“千禧一代”曾以捐款、联系民选官员、志愿服务、参加集会或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比例明显高于老年世代。2023年8月,16名5~22岁青(少)年起诉蒙大拿州开发化石燃料侵害青(少)年健康一案(Held v. Montana)获得了历史性胜诉。^⑨需要注意的是,气候立场上的代际差异在民主党内部较小,在共和党内部较为明显。^⑩但也有研究表明,“不同世代在气候行动上存在分歧”的观点只是一个“神话”而已。研究者指出,气候变化问题的代际冲突主要体现在情绪层面,即年轻世代比老年世代对气候变化有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包括内疚、恐惧和愤怒),而双方在气候变化的信念与风险认知上则分歧较小。^⑪

另一个涉及代际权利正义的焦点是生育问题。随着“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越来越多青年人拒绝生育,对抗社会的不公。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18~49岁育龄人群中,有44%的人认为“不太可能”或“根本不可能”有孩子,较2018年高出7个百分点。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几年里,“不要孩子运动”(Childfree Movement)的在线社区与公开支持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2023年2月,抖音国际版(TikTok)上“#不要孩子”(child-free)与“#选择不要孩子”(child-free by choice)话题标签的浏览量分别超过5.7亿与3.9亿人次;照片墙(Instagram)上的“#不要孩子”发帖量超过31万;红迪网(Reddit)上的相关订阅用户超过150万。^⑫1972年美国设立的“国际不要孩子日”(8月1日)也在2013年余烬复燃。从青年世代的角度来看,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单纯地“就是不想要”(占比56%),其他原因包括世界不安定(占比9%)、“气候变化”(占比5%)等因素。^⑬从老年世代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主要是“彼得·潘综合症”(Peter Pan Syndrome)^⑭的结果。研究表明,当前美国人的成年期至少比40年前推迟了4岁,即“Z世代”在25岁左右勉强达到“X世代”21岁左右的社会成熟度(工作稳定且经济独立)。^⑮与老年世代将生育视为家庭内部事务不同,青年世代更倾向于

将生育视为一场需要政府力量联合应对的“危机”，认为“每次怀孕都是一场危机，就像所有的危机一样，它们最好由一个团队来管理，而不是你一个人”。^④

从党派视角放大去看，当前美国关于生育问题的代际冲突显得愈发激烈。2018年刊登在《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有孩子的人更注重未来，更可能持有保守的价值观并支持共和党。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报告也指出，2020年参与总统大选的600个最大的县中，支持拜登的县的生育率比支持特朗普的县的生育率平均低25%。^⑤这里的悖论在于，一方面，青年世代着眼于人类后代子孙的生存权，积极主张气候正义、环境正义；另一方面，青年人又不愿意繁衍后代，同时压倒性地支持堕胎，将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Pro-Life)置于生育选择权(Pro-Choice)之后。权利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困境如何化解，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老人政治与青年政治

美国政坛的重要职位多为老年世代所占据，但青年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老人政治”(Gerontocracy)一词曾被美国用于批评冷战期间的苏联政坛，而青年文化主导的美国如今也普遍出现“老人政治”，无疑是对历史的讽刺。数据显示，美国的国会在迅速变老，40岁以下议员的占比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34个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二。^⑥以2023年宣誓就职的第118届国会为例，国会议员中位数年龄为59岁，其中参议员中位数年龄为65岁，为历届最高。在参众两院中，各世代的占比分别为：“千禧一代”占3%与12%；“X世代”占23%与38%；“婴儿潮世代”占66%与45%；“沉默一代”占8%与5%。^⑦“千禧一代”人数最多，但在国会中占比最小(见表2和下页表3)。美国人口整体老龄化、竞选公职成本不断上升、国会选区和参议院席位的竞争力不断下降，是阻碍年轻世代当选议员的三个主要

表2 美国第118届国会最年轻议员(2023)

姓名	年龄	职务	党派	州/地区
马克斯韦尔·弗罗斯特(Maxwell Frost)	26	众议员	民主党	佛罗里达州
萨拉·雅各布斯(Sara Jacobs)	34	众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安娜·卢娜(Anna Luna)	34	众议员	共和党	佛罗里达州
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OC)	34	众议员	民主党	纽约州
格雷格·卡萨尔(Greg Casat)	34	众议员	民主党	得克萨斯州
凯特·卡马克(Kat Cammack)	35	众议员	共和党	佛罗里达州
杰克·拉特纳(Jake Laturner)	35	众议员	共和党	堪萨斯州
杰克·奥金克洛斯(Jake Auchincloss)	35	众议员	民主党	马萨诸塞州
里奇·托雷斯(Ritchie Torres)	35	众议员	民主党	纽约州
乔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	35	众议员	共和党	纽约州
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	35	众议员	共和党	俄亥俄州
玛丽·格鲁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 Perez)	35	众议员	民主党	华盛顿州
加布·阿莫(Gabe Amo)	36	众议员	民主党	罗德岛州
托马斯·乔纳森·奥索夫(别名:乔恩·奥索夫) (Thomas Jonathan Ossoff, Jon)	36	参议员	民主党	佐治亚州
萨默·李(Summer Lee)	36	众议员	民主党	宾夕法尼亚州
乔希·哈德(Josh Harder)	37	众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	37	众议员	共和党	科罗拉多州
劳伦·安德伍德(Lauren Underwood)	37	众议员	民主党	伊利诺伊州
迈克尔·劳勒(Michael Lawler)	37	众议员	共和党	纽约州

续表 2

姓名	年龄	职务	党派	州/地区
艾米莉亚·斯特朗·赛克斯(Emilia Strong Sykes)	37	众议员	民主党	俄亥俄州
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	38	众议员	民主党	新泽西州
凯文·基利(Kevin Kiley)	38	众议员	共和党	加利福尼亚州
拉塞尔·弗莱(Russell Fry)	38	众议员	共和党	南卡罗来纳州
安德鲁·R. 加巴里诺(Andrew R. Garbarino)	39	众议员	共和党	纽约州
加布里埃尔·瓦斯奎兹(Gabriel Vasquez)	39	众议员	民主党	新墨西哥州
克里斯·德鲁齐奥(Chris Deluzio)	39	众议员	民主党	宾夕法尼亚州
埃莉斯·M. 史蒂芬尼克(Elise M. Stefanik)	39	众议员	共和党	纽约州
约瑟夫·内古斯(Joseph Neguse)	39	众议员	民主党	科罗拉多州
威廉·提蒙斯(William Timmons)	39	众议员	共和党	南卡罗来纳州
丹尼尔·克伦肖(Daniel Crenshaw)	39	众议员	共和党	得克萨斯州
迈克尔·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	39	众议员	共和党	威斯康星州
鲁迪·亚基姆三世(Rudy Yakym III)	39	众议员	共和党	印第安纳州
詹姆斯·大卫·万斯(别名: J.D. 万斯)(James David Vance, J.D.)	39	参议员	共和党	俄亥俄州

表 3 美国第 118 届国会最年长议员(2023)

姓名	年龄	职务	党派	州/地区
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	90	参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查尔斯·欧内斯特·格拉斯利(Charles Ernest Grassley)	90	参议员	共和党	爱荷华州
格蕾丝·弗洛雷斯·纳波利塔诺(Grace Flores Napolitano)	87(退休)	众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小威廉·詹姆斯·帕斯克雷尔(William James Pascrell Jr.)	86	众议员	民主党	新泽西州
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	86	众议院代表	民主党	哥伦比亚特区
哈罗德·达拉斯·罗杰斯(Harold Dallas Rogers)	86	众议员	共和党	肯塔基州
玛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	85	众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斯特尼·汉密尔顿·霍耶(Steny Hamilton Hoyer)	84	众议员	民主党	马里兰州
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83	众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詹姆斯·伊诺斯·克莱伯恩(James Enos Clyburn)	83	众议员	民主党	南卡罗来纳州
丹尼·K. 戴维斯(Danny K. Davis)	82	众议员	民主党	伊利诺伊州
伯纳德·桑德斯(别名: 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Bernie)	82	参议员	无党派	佛蒙特州
约翰·R. 卡特(John R. Carter)	82	众议员	共和党	得克萨斯州
艾迪生·米切尔·麦康奈尔(Addison Mitchell McConnell)	81	参议员	共和党	肯塔基州
弗雷德里卡·威尔逊(Frederica Wilson)	81	众议员	民主党	佛罗里达州
安娜·乔治·埃舒(Anna Georges Eshoo)	81	众议员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凯·格兰杰(Kay Granger)	80	众议员	共和党	得克萨斯州
罗莎·L. 德劳罗(Rosa L. DeLauro)	80	众议员	民主党	康涅狄格州
詹姆斯·埃尔罗伊·里奇(James Elroy Risch)	80	参议员	共和党	爱达荷州
弗吉尼亚·安·福克斯(Virginia Ann Foxx)	80	众议员	共和党	北卡罗来纳州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美国国会传记名录自制, 参见 United States Congress, "Biographical Dire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s://bioguide.congress.gov/>, 2023.9.15。

原因。美国第一位“Z世代”国会议员马克斯韦尔·弗罗斯特(Maxwell Frost)尚需开网约车来补贴从政开销。“千禧一代”国会议员甚至租不起华盛顿的公寓。因此,“千禧一代行动计划”(Millennial Action Project)、“正义民主党”(Justice Democrats)、“为要事竞选”(Run for Something)等致力于支持青年候选人的组织的设立显得适当其时。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政治”与“青年政治”(Youth Politics)的差异主要不在年龄本身,而在于年龄所代表的代际政策偏好与政治议程设定。一个有趣的观察发现,美国年轻人普遍认为81岁的总统拜登太老了,而82岁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却一点也不老。^⑤美国的“老人政治”现象在未来几年或许不会明显改善,但性少数群体权益保障、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等“青年议题”在政治生活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面对“美国叙事已经被婴儿潮叙事挤占”的指责,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或许不仅是两位年届80岁老人间的对决,更是美国“老人政治”与“青年政治”之间零和竞争的再次较量。^⑥

四、当前美国代际差异与矛盾的原因

导致美国代际差异与矛盾的原因有多重。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年龄、时期与队列效应的影响外,人口结构变化、贫富差距、商业资本与新技术等因素对当前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也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一)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美国当前代际差异与矛盾的首要因素。这种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白人人口的持续老龄化;二是少数族裔青年人口的迅速增长。2010~2030年,美国老年人口将增长84%,而18~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仅增长8%,18岁以下人口仅增长3%。老年人口增长主要由“婴儿潮世代”白人推动,青年人口增长则主要由少数族裔推动。数据显示,自2020年起,美国白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开始超过少儿人口抚养比;到2030年,非裔与亚裔的

少儿抚养比仍将高于老年抚养比;到2040年,拉美裔的少儿抚养比亦将远高于老年抚养比,约为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40个少儿、22位老人。^⑦因此,少数族裔更关心儿童与青年的教育,同时少数族裔青年将支付更多税收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白人老人提供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福利。代际问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匹配所导致的“棕色阵营”与“灰色阵营”之间的冲突,将对美国国内资源配置与社会政策产生重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口的变化和发展在不同地区很不相同。在西南部、东南部和大都会地区,种族人口最多样化,也最年轻。如夏威夷州、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马里兰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在2019年成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州(majority-minority states);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也将在2030年前后加入这一行列。而在非沿海地区的东北部、中西部和阿巴拉契亚地区,白人“婴儿潮世代”依然占主导。^⑧

(二)贫富差距

代际间的相互揶揄如果没有遭遇代际问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可能不会发展成为冲突。“千禧一代”一开始读大学就背上了助学贷款,一开始工作就遭遇了金融危机。按照伯尼·桑德斯的说法,“婴儿潮世代”只需做306小时最低工资的工作就能支付公立大学4年的学费,而“千禧一代”则需工作4459个小时才能支付,工作时长增长了近1500%。^⑨“千禧一代”男性的收入与同年龄段的“X世代”相近,比“婴儿潮世代”减少10%;“千禧一代”女性的收入普遍低于“X世代”女性。“千禧一代”拥有自住房的比例,比同年龄段的“X世代”和“婴儿潮世代”低了整整8个百分点。“千禧一代”购房者的年龄中位数为46岁,是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开始记录购房者年龄以来的最高年龄。“婴儿潮世代”不仅住房拥有率高,他们还反对市政当局建造更多房屋,以保障房租价格稳步上涨。

“千禧一代”不仅没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房价的急剧反弹中受益,反而被迫支付了数千亿美元的租金。这笔租金从年青一代转移到“婴儿潮世代”手上,是美国基层财富大规模代际转移的典型案例。就家庭净资产而言,“千禧一代”的家庭净资产比2001年的“X世代”少了40%,比20世纪80年代末的“婴儿潮世代”少了20%。与同龄段的“婴儿潮世代”相比,“千禧一代”的财富仅为“婴儿潮世代”的1/7。^⑤

“Z世代”大学生的贫困率已创下历史新高,超过20%,较“千禧一代”大学生贫困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Z世代”青年工人在高风险服务行业中占比过高,较其他世代更容易失业。新冠疫情暴发后,约有50%的“Z世代”称自己或家人遭遇裁员或减薪。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千禧一代”(40%)、“X世代”(36%)和“婴儿潮世代”(25%)。^⑥为节省开支,越来越多的“Z世代”选择与父母或祖父母一起居住。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7.2%的美国家庭为多代同堂,远超2010年的4.7%。^⑦美国媒体常常会用“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一词来指称这群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的年轻人。他们不断徘徊在工作与学校之间,推迟结婚与生育,迟迟不愿进入社会意义上的“成年期”。或许青年人对于大政府的需求可以这样来理解:在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支持大政府是个体“小我”融入国家“大我”以实现自我赋权的一种重要策略。

(三)商业资本

研究表明,当代美国的代际差异与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商业资本再塑造的结果,“代际差异”概念与市场营销紧密相关。人们熟知的X、Y、Z世代的划分标准与该领域的前沿研究,大多来自美国的商业评估报告。这些报告通过突出不同代际的差异化特征,区分其消费模式或“品味”,使商业机构更轻松地锁定大批潜在消费者,影响特定人群的购买偏好。事实上,这种现象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商界对“婴

儿潮”世代标签的打造。摇滚乐等文化核心产品的传播也可以理解为青年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结果。当代美国商家从积极发推文到参与网络戏剧,在娱乐青年世代的同时,更精准地对标并塑造了青年世代。商业因素塑造的代际差异不仅不会很快消失,反而会随着商业模式的扩展流传到其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世代研究目前也进入自我修正阶段。以皮尤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开始反思:代际研究是否存在强化刻板印象及简化复杂生活经验的倾向,而迎合了商业发展需求,缔造了新的营销神话。^⑧

(四)新技术

新技术强化了代际间的差异。技术变革一方面延长了寿命(医疗保健),减缓了衰老(机器替代人力);另一方面也推迟了当代青年人独立、就业、婚育的年龄,放慢了“自然代”更替的节奏。^⑨网络交往技术及交往能力清晰地界分了不同代际。2004年,脸书(Facebook)在哈佛大学诞生。2005年,全球许多大学的学生注册已使用脸书,美国社会也自此开始使用社交媒体。从那时以来,美国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一直远超老年世代。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Z世代”与“千禧一代”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分别高达84%与81%;老年世代的社交媒体使用率为45%。98%的“Z世代”拥有智能手机,其中50%的人每天上网时间超过10小时,40%的人自认为有严重网瘾。技术鸿沟增强了代际间的隔阂感与距离感。^⑩

网络交往技术使青年世代展现出集体政治行动者的许多重要特征,特别是在新生代政治家网络政治营销的影响下。例如,美国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AOC)就曾通过“AOC标志性红唇指南”等短视频,在批判女性“粉红税”的同时向美国年轻女性兜售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⑪青年世代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共同命运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更倾向于

通过抗议、投票、公民参与、(数字)社区营造等方式推进自己的利益。在可预见的未来,代际更替将伴随技术更迭而发生,实现从“自然代”向“技术代”的革命性过渡,代际更替的节奏也将进一步加快。网络交往技术甚至有可能将代际差异塑造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成为种族、性别、性取向之外美国身份政治的又一重要构件。

五、代际差异与矛盾对美国政治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既预示着冲突与分裂,也预示着新力量的生成与新变化的发生。基于差异之上的代际更替,其核心是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与政治规范的整体性变迁。这对未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代际更替或将改变美国未来的政治力量对比

美国政治中代际差异与矛盾的现实存在,使得代际更替成为改变美国未来政治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整体而言,2032年美国大选前后即将出现的代际大更替对民主党更加有利。“变革之邦”(States of Change)项目的4种预测模型显示,无论是哪种情况——“不考虑代际因素”“考虑代际因素”“代际效应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或“后千禧一代群体更加保守”——民主党候选人的普选票胜出率都将在2020~2036年的四个选举周期内,从2.1%提升至7.9%~18.3%。^④哈佛大学青年民意调查显示,42%成长于保守派家庭的美国年轻人认同共和党;60%成长于自由派家庭的年轻人认同民主党。^⑤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政治观念的代际更替突破了传统家庭单位的限制,向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此外,民主党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对于青年世代的政治偏好而言已不再有决定性影响。2020年与2022年的两次全国性选举表明,拜登虽然个人魅力不足,但并不妨碍青年世代投票支持民主党。可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进步主义政策偏好都将被视为

年青一代的标志性属性。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共和党难逃代际更替带来的厄运?共和党所面对的美国选民的确越来越多样化、世俗化、自由化,共和党的青年选民基础也的确在萎缩,但“人口即命运”,亦是机会。首先,正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千禧一代”的政治观念出现了保守转向。2020年,“千禧一代”对拜登的支持率下降到2008年其对奥巴马的支持率的一半。^⑥其次,即便年轻选民迅速涌现,也可能受制于地域差异而无法打破蓝红州分立的政治僵局。在2016~2022年的4次全国选举中,民主党在18个蓝州的“Z世代”中赢得了20~40个百分点的优势,在8个紫州(摇摆州)的“Z世代”中赢得了15~25个百分点的优势。但在24个红州的“Z世代”中,民主党并没有明显优势。^⑦再次,虽然共和党保守派与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宁愿背弃青年选民也要坚持施行“2025计划”(Project 2025),^⑧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依然致力于发展“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 TPUSA)、“美国青年基金会”(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 YAF)、“领导学院”(The Leadership Institute, LI)以及“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ISI)等保守派青年组织的力量,以扩大该党在青年世代中的影响力。

代际更替在塑造政党新格局和决定选举结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代际更替并非政治宿命。在2020~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大约有1540万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年满18岁,预计将增加900万张青年选票。若“千禧一代”与“Z世代”在2024年大选中的投票率与2020年持平,那么这两个世代将占到选民总数的37%。^⑨对民主党而言,赢得选举的关键是在吸引摇摆州中的“Z世代首投族”与争取老年白人选民之间取得平衡。对共和党而言,则是在争取年长选民(确保选举日当天稳定的高投票率)与吸引少数族裔青年之间取得平衡。代际更替限制了政党策略选择的范围,但主动的策略选择依然有助于避免人口

结构决定论的宿命。^⑥

(二)代际矛盾或将进一步阻断青年世代的“美国梦”

在传统上,“美国梦”被理解为每一代人能够比上一代人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幸福。然而,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对“美国梦”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极大挑战。对于“婴儿潮世代”而言,实现“美国梦”的努力集中在买房、买车、结婚、生子上。但对于“X世代”和“千禧一代”而言,经济环境的改变与房价的大幅提升使得拥有住房和一个稳定的“家”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买房,68%的“千禧一代”和55%的“X世代”甚至为买了房而懊悔不已。如果说,追求自己的自由与激情是“千禧一代”的“美国梦”的重要部分,那么对于大多数“Z世代”而言,保持无债务状态、获得社会福利金以保障未来退休生活则构成了“美国梦”的全部现实图景。在最年轻的“Z世代”那里,最美的“美国梦”就是成为一代“微录主”(Vlogger)和“油管主播”(YouTuber)。^⑦

代际资源的挤占与争夺被青年世代理解为“美国梦”破碎、美式民主失败的重要原因。2020年出版的《得了吧,婴儿潮老前辈!咱们聊聊:我们这代人为什么落后》一书,将当前美国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从医疗保健到住房及各项公共投资)归咎于“婴儿潮世代”,指责“婴儿潮世代”给子孙留下了一个贫穷、焦虑、无望的美国。^⑧2022年出版的《代沟:“婴儿潮世代”为何仍然主导美国政治与文化》一书,则批评独掌社会主要资源,控制两大政党、国会、科技公司之外的所有主要社会机构、媒体以及大部分财富和地产的“婴儿潮世代”不再是社会的“压舱物”,而是时代进步的“刹车键”。未来5年,随着更多退休赋闲的老年人投身选举政治,“婴儿潮世代”的影响力将在21世纪20年代末期达至顶峰,代际怨恨或将再掀高潮,美式“民主灯塔”岌岌可危。^⑨

伴随着政治谎言、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错

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泛滥,代际怨恨与阶级怨恨的交织叠加或将成为美国政治的新常态。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在美国白人青年男子的眼中,当他们排着队,试图通过一扇标有“美国梦”的大门时,突然发现老年世代把守着大门,“少数族裔、妇女和移民理所当然地在前面插队”,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成了“故土的陌生人”。“对同胞的怨恨”之情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严重侵蚀着美国民主的心理基础。^⑩这不仅削弱了一些青年人对国家与民主的信心,阻断了代际间的对话,长远来看,还将损害美国民主政府的效能与代表性,最终阻碍国家的民主建设,降低美国民主的质量。正如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PRRI)2022年进行的“美国价值观调查”所揭示的那样,美国人对国家民主建设的理解已陷入混乱与分裂:49%的人认为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变得更好了,而同样比例的人却认为变得更坏了;74%的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⑪

(三)美国对华认知的代际差异或将部分重塑未来的中美关系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清晰地反映在美国的对华认知上。不同世代对华认知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塑造与构建的结果,也是他们对本国内政外交的基本看法投射至外部世界而形成“他者”身份意象的一种反映。就普通民众而言,相较于老年世代,美国青年世代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较为正面的看法。他们更倾向于视中国为“竞争者”而非“敌人”;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但不认同把限制中国作为美国的重要任务;不认为台海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更不支持美国限制中美教育与科技交流。^⑫就政治精英而言,美国新一代政治精英不完全认同“增加中美接触就能减少中美分歧”的传统看法。与老一辈政治精英将中国国内事务、中国周边外交、中美关系作为单一对象来处理不同,新生代精英更倾向于从美国全球战略与联盟关系出发来认知

中国。^⑤他们不主张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强调在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对华开展“议题竞争”，利用联盟关系与国际组织对华施压；在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议题上，接受对华“菜单式合作”。^⑥

无论精英或民众，美国青年世代对华认知均有可能部分地影响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首先，美国对华政策并非完全由精英驱动。有关政治精英决策过程的研究发现，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民众对外认知、民众支持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⑦美国新生代精英群体的对华政策观点主要受中美权力变化所导致的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影响，而美国青年民众的对华认知则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及“反共”叙事影响。^⑧其中，社会朋辈与政治精英对于美国青年民众对华认知影响的权重几乎相当。^⑨其次，对华认知通过“图式—叙事”机制影响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认知图式(Scheme)的演绎往往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导向作用。青年时期形成的对华认知图式对未来决策者在有限决策空间内制定对华政策将起到关键性作用。决策者将通过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政策叙事的方式，将认知图式确立为指导具体对华政策行动的原则，进而达到从美国视角塑造中美互动模式的目标。^⑩再次，美国青年的世代特征亦将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一方面，青年世代对权利正义的关注将持续影响其对华态度。对他们而言，权利正义的范围不仅是跨性别、跨种族的，也是跨代际、跨国界的，最终达至全方位的全球正义。未来美国的人权外交大棒或将更具文化霸权色彩。另一方面，青年世代并不支持美国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而更强调合作式的同盟关系。未来美国可能进一步推进同盟关系现代化，形成新的合作态势，以应对中国崛起。

结语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广受关注。短期来看，从年轻的“千禧一代”到更年轻的“Z世代”，意味着从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怀疑、

从与生俱来的权利感到极度的不安全感的转变。中期而言，从“婴儿潮世代”到当今青年世代，意味着进步主义的胜利、民主党的扩权和大政府的崛起。长期来看，当前美国或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千禧百年世代”(Millennial Saeculum)的“第四次转折期”。“千禧一代”一词的首创者、美国历史学家尼尔·豪(Neil Howe)利用代际分析预测美国未来的危机。他指出，美国目前所经历的两极分化和党派偏见正是英美第六个“百年世代”第四期(危机期，亦称寒冬期)的表征；随着“Z世代”的崛起，21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或将迎来新的转折。^⑪

无论基于短期抑或中长期视角的代际观察，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美国社会。但需要注意的是，代际研究并非一门“硬科学”。代际标签容易导致代际刻板印象，代际观察会侧重于代际差异而非代际相似，代际冲突往往比代际共识获得更多关注。作为文化模因，“得了吧，婴儿潮老前辈！”亦存在夸大青年世代与老年世代之间差距的可能。因此，对世代标签抱持健康的怀疑态度，将各世代当作一般的参考点和研究视角，或许是一种更明智的做法。^⑫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老师提出宝贵意见。感谢许驰原、郭凡萍协助处理图表。

注释：

①“模因”(Meme)指观念、信念、行为通过人际交流、媒体、互联网等渠道被复制和传播，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与社会文化。模因如同遗传基因(Gene)一样，经由复制/模仿、变异、选择而不断演化，类似于中文的“梗”和“网络热词”，也译作“迷因”和“文化基因”。

②“雪花世代”指过度脆弱、情绪化、无法接受反对意见、有过度膨胀的自尊感和权利感以及毫无根据的被侵犯感的年轻人。

③“首投族”指首次拥有选举权的选民。

④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Share of Americans Who Were Married between the Ages of 23 and 38 in 2020, by

Generation," June 2,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18927/percentage-of-americans-who-were-married-between-age-18-32-by-generation/>, 2023.8.1.

⑤Richard Fry, "Early Benchmarks Show 'Post-Millennials' on Track to Be Most Diverse, Best-Educated Generation Yet,"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5,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8/11/15/early-benchmarks-show-post-millennials-on-track-to-be-most-diverse-best-educated-generation-yet/>, 2023.8.4.

⑥Daniel A. Cox, "Generation Z and the Future of Faith in Americ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rch 2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americansurveycenter.org/research/generation-z-future-of-faith/>, 2023.9.5.

⑦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ivilian Unemployment Rate," available at: <https://www.bls.gov/cps/>, 2023.7.9.

⑧Patrick Fisher, *The Generational Gap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Chapter 1.

⑨周顺:《“9·11”事件以来美国青年政治认同的变迁:特征、动因及趋势》,载《美国研究》,2022年第5期,第67页。

⑩李春玲:《代际比较视野下的青年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11日,第3版。

⑪Martin P. Wattenberg, *Is Voting for Young Peopl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Chapter 9.

⑫[美]罗纳德·英格勒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Ronald F. Inglehart, *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⑬林国华、[美]马克·里拉:《破碎的美国身份: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载《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78~90页。

⑭Lydia Saad, "U.S. Political Ideology Steady: Conservatives, Moderates Tie," Gallup, January 17, 2022, available at: <https://news.gallup.com/poll/388988/political-ideology-steady-conservatives-moderates-tie.aspx>, 2023.7.2.

⑮ "Beyond Red vs. Blue: The Political Typology,"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9,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11/09/beyond-red-vs-blue-the-political-typology-2/>, 2023.7.15.

⑯Patrick Fisher, *The Generational Gap in American Politics*, Chapter 1, 3.

⑰Jean Twenge, *Generations: The Real Differences Between Gen Z, Millennials, Gen X, Boomers and Silents*(New York: Atria Books, 2023), Chapter 6.

⑱Ruth Igielnik, "Behind Biden's 2020 Victory,"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3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06/30/behind-bidens-2020-victory/>, 2023.9.11.

⑲ "What Happened in 2022: An Analysis of the 2022 Midterms," Catalist, available at: <https://catalist.us/whathappened2022/>, 2023.9.20.

⑳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2, by Generation," October 5,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19068/party-identification-in-the-united-states-by-generation/>, 2023.10.20.

㉑Charlotte Alter, "The 2020 Election Was a Breakthrough Moment for Young Voters," Time, May 18, 2021, available at: <https://time.com/6049270/2020-election-young-voters/>, 2023.10.1。

㉒Rachel Kleinfeld, "Polarization,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5, 2023, available at: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9/05/polarization-democracy-and-political-violence-in-united-states-what-research-says-pub-90457>, 2023.10.1.

㉓Kim Parker et al., "On the Cusp of Adulthood and Facing an Uncertain Future: What We Know about Gen Z So Far,"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5/14/on-the-cusp-of-adulthood-and-facing-an-uncertain-future-what-we-know-about-gen-z-so-far-2/>, 2023.9.3.

㉔ "Harvard Youth Poll(45th ed.)," 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stitute of Politics, Spring 2023, available at: <https://iop.harvard.edu/youth-poll/45th-edition-spring-2023>, 2023.10.2.

㉕Kim Parker, "Generation Z Looks a Lot Like Millennials on Key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1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19/01/17/generation-z-looks-a-lot-like-millennials-on-key-social-and-political-issues/>

millennials-on-key-social-and-political-issues/, 2023.8.2.

⑳ Patrick Fisher, *The Generational Gap in American Politics*, Chapter 4, pp.60 ~ 62.

㉑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Most U. S. Gun Owners, Protection Is the Main Reason They Own a Gun,"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16,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3/08/16/for-most-u-s-gun-owners-protection-is-the-main-reason-they-own-a-gun/>, 2023.9.11.

㉒ Eleanor Hawkins, "U.S. Adults' Views on Israel-Hamas War Depend on Age," October 26,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axios.com/2023/10/26/generational-divide-on-the-israel-hamas-war>, 2023.10.29.

㉓ Trevor Thrall et al., "The Clash of Gener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iew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5,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research/public-opinion-survey/clash-generations-intergenerational-change-and-american-foreign>, 2023.10.1.

㉔ Hannah Hartig, "Majority of Americans Say U.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9,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8/29/majority-of-americans-say-us-is-one-of-the-greatest-countries-in-the-world/>, 2023.8.22.

㉕ Elizabeth Warren, "A Foreign Policy for Al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 Februar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11-29/foreign-policy-all?cid=int-flb&pgtype=hpg>, 2023.8.3.

㉖ Megan Brenan, "Record-low 15% of Americans View China Favorably," Gallup, March 7, 2023, available at: <https://news.gallup.com/poll/471551/record-low-americans-view-china-favorably.aspx>, 2023.7.28.

㉗ Laura Silver et al., "How Young Adults Want Their Country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8,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3/03/08/how-young-adults-want-their-country-to-engage-with-the-world/>, 2023.9.1.

㉘此处的“交叉性”指多维度的差异性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交叉性”理论肇始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运动研究。关于

“交叉性”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代际背后被遮蔽的种族、性别、党派等相关问题。

㉙ Manuel Pastor et al., "Talkin' Bout Our Generations: Data, Deliberation, and Destiny in a Changing America," USC Equity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2015, available at: <https://dornsife.usc.edu/eri/publications/talkin-bout-our-generations/>, 2023.8.8.

㉚ "The Generation Gap and the 2012 Elec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1/11/03/section-6-generations-and-entitlements/>, 2023.8.12.

㉛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he 2021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Federal Old-Age and Survivors Insurance and Federal Disability Insurance Trust Funds,"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ssa.gov/OACT/TR/2021/>, 2023.7.29.

㉜ Anja Karnein, "Rawls and the Future: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across Tim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50, No.3(2022), pp.271 ~ 300.

㉝ "Youth Activists Win 'Game-Changer' Case for U.S. Climate Change Protections," NBC, August 15,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nbcnews.com/science/environment/youth-activists-win-game-changer-case-us-climate-change-protections-rcna99855>, 2023.9.11.

㉞ Alec Tyson et al., "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Americans' Views of Climate Change,"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9,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8/09/what-the-data-says-about-americans-views-of-climate-change/>, 2023.10.2.

㉟ Wouter Poortinga et al.,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limate-related Beliefs, Risk Perceptions and Emotions in the UK," *Communication Earth & Environment*, No.4(202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38/s43247-023-00870-x>, 2023.8.9.

㊱ Maddy Savage, "The Adults Celebrating Child-free Lives," BBC, February 14,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230208-the-adults-celebrating-child-free-lives>, 2023.10.1.

㊲ Anna Brown, "Growing Share of Childless Adults in U.S. Don't Expect to Ever Have Children,"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19,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

short-reads/2021/11/19/growing-share-of-childless-adults-in-u-s-dont-expect-to-ever-have-children/, 2023.8.20.

④指青年人拒绝长大的心理状态。

④⑤ Richard Fry, "Young Adults in the U.S. Are Reaching Key Life Milestones Later Than in the Past,"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3,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5/23/young-adults-in-the-u-s-are-reaching-key-life-milestones-later-than-in-the-past/>, 2023.8.15.

④⑥ Jessa Crispin, "Why I Don't Have a Child: Society Isn't Built for Motherhood," The Guardian, July 9,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jul/09/childfree-society-not-built-for-motherhood>, 2023.9.1.

④⑦ Lyman Stone, "The Conservative Fertility Advantag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November 18,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aei.org/articles/the-conservative-fertility-advantage/>, 2023.9.9.

④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有38个成员国,该报告采用的是2020年的数据(土耳其与韩国的数据未列入),未涵盖哥伦比亚(2020年加入该组织)和哥斯达黎加(2021年加入该组织)两国的相关数据。参见 OECD, "Youth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s," in 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1(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c3488416-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c3488416-en>, 2023.8.15。

④⑨ Carrie Blazina et al., "House Gets Younger, Senate Gets Older: A Look at the Age and Generation of Lawmakers in the 118th Congres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30,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1/30/house-gets-younger-senate-gets-older-a-look-at-the-age-and-generation-of-lawmakers-in-the-118th-congress/>, 2023.9.15.

⑤⑩ Michelle Cottle and David Brooks, "Is America Stuck in a Geront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7,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22/07/27/opinion/gerontocracy-and-generational-power-in-american-politics.html?showTranscript=1>, 2023.8.11.

⑤⑪ Kevin Munger, Generation Gap: Why the Baby Boomers Still Dominate American Politics and Cul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ter 3.

⑤⑫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Elderly Dependency Rate, EDR)指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少儿人口抚养比”(Child-age Dependency Rate, CDR)指18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参见 William H. Frey, "Old Versus Young: The Cultural Generation Gap,"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January 26,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trusts.org/en/trend/archive/winter-2018/old-versus-young-the-cultural-generation-gap>, 2023.7.15; William H. Frey, Diversity Explosion: How New Racial Demographics Are Remaking America(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⑤⑬ William H. Frey, "Old Versus Young: The Cultural Generation Gap,"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January 26,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trusts.org/en/trend/archive/winter-2018/old-versus-young-the-cultural-generation-gap>, 2023.7.15.

⑤⑭ Kevin Munger, Generation Gap, Chapter 8.

⑤⑮ Annie Lowrey, "The Next Recession Will Destroy Millennials," The Atlantic, August 26,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08/millennials-are-screwed-recession/596728/>, 2023.8.3.

⑤⑯ Kim Parker et al., "On the Cusp of Adulthood and Facing an Uncertain Future: What We Know about Gen Z So Far,"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1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5/14/on-the-cusp-of-adulthood-and-facing-an-uncertain-future-what-we-know-about-gen-z-so-far-2/>, 2023.9.3.

⑤⑰ U. S. Census Bureau, "In 2020, 7.2% of U. S. Family Households Were Multigenerational," June 13,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3/06/several-generations-under-one-roof.html>, 2023.8.3.

⑤⑱ Kim Parker, "How Pew Research Center Will Report on Generations Moving Forward,"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2,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5/22/how-pew-research-center-will-report-on-generations-moving-forward/>, 2023.9.1.

⑤⑲ Jean Twenge, Generations: The Real Differences Between Gen Z, Millennials, Gen X, Boomers and Silents, Chapter 1.

⑥⑰ "Social Media Fact Sheet,"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7,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fact-sheet/social-media/>, 2023.8.26.

⑥⑱ Karin Lips, "Skincare and Socialism: How AOC Is Reaching Gen Z Better than the GOP," IWF, May 22,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iwf.org/2021/05/22/skincare-and-socialism-how-aoc-is->

reaching-gen-z-better-than-the-gop/, 2023.8.22.

⑥2 “变革之邦：人口统计学和民主政体”项目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布鲁金斯学会、民主基金选民研究小组(Democracy Fund Voter Study Group)自2015年开始启动的合作项目,旨在记录并分析从20世纪70年代到2060年美国人口演变对民主构成的挑战,推动两党就美国未来人口对政党政策带来的挑战进行讨论。参见 Rob Griffin et al., "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October 19,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americas-electoral-future-3/>, 2023.10.1.

⑥3 "Harvard Youth Poll(45th ed.)," 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stitute of Politics, Spring 2023, available at: <https://iop.harvard.edu/youth-poll/45th-edition-spring-2023>, 2023.10.2.

⑥4 Nate Cohn, "Millennials Are Not an Exception. They've Moved to the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23/06/01/upshot/millennials-polling-politics-republicans.html>, 2023.8.2.

⑥5 Ronald Brownstein, "Is Gen Z Coming for the GOP?" The Atlantic, June 8,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6/gen-z-millennials-vote-republican/674328/>, 2023.9.12.

⑥6 该项目成立于2022年,旨在帮助共和党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通过重塑美国联邦政府来更好地推进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和政策。参见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Mandate for Leadership: The Conservative Promise," 2023, available at: https://thf_media.s3.amazonaws.com/project2025/2025_MandateForLeadership_FULL.pdf, 2023.10.2.

⑥7 Morley Winograd et al., "How Younger Voters Will Impact Elections: What Happened in the GOP Debate?" Brookings, August 29,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younger-voters-will-impact-elections-what-happened-in-the-gop-debate/>, 2023.9.18.

⑥8 付随鑫:《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2020年大选和两党格局的影响》,载《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88~91页。

⑥9 Walton Family Foundation, "New Research Reveals Millennials and Generation Z Believe American Dream Is Possible," October 6,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waltonfamilyfoundation.org/learning/opening-doors-to-opportunity>, 2023.7.25.

⑦0 Jill Filipovic, OK Boomer, Let's Talk: How My Generation Got Left Behind(New York: One Signal Publishers, 2020).

⑦1 Kevin Munger, Generation Gap, Chapter 1.

⑦2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9章。

⑦3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allenges in Moving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Democracy: Findings from the 2022 American Values Survey," October 27,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prii.org/research/challenges-in-moving-toward-a-more-inclusive-democracy-findings-from-the-2022-american-values-survey/>, 2023.9.15.

⑦4 周顺:《美国“Z世代”对华认知的表现、成因及影响》,载《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2期,第19~40页。

⑦5 寿慧生:《美国外交精英代际变迁与对华战略的转变》,载《当代世界》,2022年第2期,第52~57页。

⑦6 谢卉:《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4期,第1~7页。

⑦7 Joshua D. Kertzer et al., "Experiments and Surveys on Political Eli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2022), pp.529~550.

⑦8 Joshua D. Kertzer, "Making Sense of Isolation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5, No.1(2013), pp.225~240.

⑦9 Joshua D. Kertzer et al., "A Bottom-Up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1, No.3(2017), pp.543~558.

⑧0 岳圣淞:《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4期,第27~61页。

⑧1 “百年世代”是古罗马人的时间概念,以100年为周期,意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与“永恒天国”构成对比。尼尔·豪在《第四个转折点到了》一书中指出,每个“百年世代”均包含四个世代,与四季相对应。“高潮期”(春天)是新的开始,“觉醒期”(夏天)表现为青年人反对父辈,“解体期”(秋天)是衰退的开始,“危机期”(冬天)则一切崩溃,为新“百年世代”的到来做准备。参见 Neil Howe, The Fourth Turning Is Here: What the Seasons of History Tell Us about How and When This Crisis Will E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23)。

⑧2 Michael Dimock, "5 Things to Keep in Mind When You Hear about Gen Z, Millennials, Boomers and Other Generations,"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2,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5/22/5-things-to-keep-in-mind-when-you-hear-about-gen-z-millennials-boomers-and-other-generations/>, 2023.9.20.